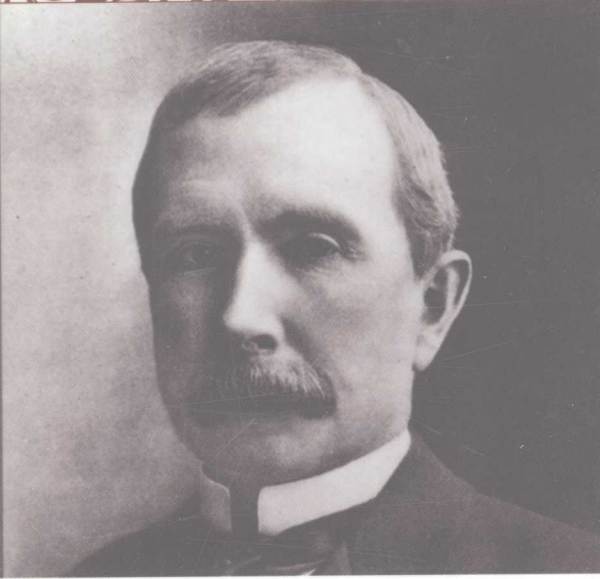




TAKING ON THE TRUST

The Epic Battle of Ida Tarbell and John D. Rockefeller

打败洛克菲勒

新闻人与标准石油公司的战争

[美] 史蒂夫·温伯格◎著

王飞 汪增群 周宁东◎译

一位女记者如何战胜世界最大的托拉斯——标准石油公司，
又如何打败洛克菲勒的垄断地位？



中信出版社·CHINACITICPRESS

TAKING
ON THE TRUST
打败洛克菲勒

新闻人与标准石油公司的战争

[美] 史蒂夫·温伯格 © 著
王飞 汪增群 周宁东 © 译

中信出版社
CHINA CITIC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打败洛克菲勒 / (美) 温伯格著; 王飞, 汪增群, 周宁东译. —北京: 中信出版社, 2009. 11

书名原文: Taking on the Trust

ISBN 978-7-5086-1726-8

I. 打… II. ①温…②王…③汪…④周… III. ①塔贝尔, A. - 传记 ②洛克菲勒, J. D. (1839 ~ 1937) - 传记 IV. K837.125.42 K837.125.3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183600 号

Copyright © 2008 by Steve Weinberg

Chinese Simplified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09 by China CITIC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打败洛克菲勒

DABAI LUOKEFEILE

著 者: [美] 史蒂夫·温伯格

译 者: 王 飞 汪增群 周宁东

策划推广: 中信出版社 (China CITIC Press)

出版发行: 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和平街十三区 35 号煤炭大厦 邮编 100013)

(CITIC Publishing Group)

承印者: 北京通州皇家印刷厂

开 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17 字 数: 270 千字

版 次: 2009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9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京权图字: 01-2008-4436

书 号: ISBN 978-7-5086-1726-8/F · 1775

定 价: 39.00 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本社图书, 如有缺页、倒页、脱页, 由发行公司负责退换。

服务热线: 010-84264000

<http://www.publish.citic.com>

服务传真: 010-84264033

E-mail: sales@citicpub.com

author@citicpub.com

这本书今天看起来并不那么引人注目。它躺在一个庞大的、拥有几百万册藏书的学校科研图书馆的一个偏僻的书架上。经过几十年的正常使用、偶尔的滥用，直至最终几乎被遗忘，它绿色的封皮已经褪了色。尽管这本书在校园里关于 20 世纪早期美国历史的课堂上仍然会被提及，但是已经很少有人会将这本 815 页、排版密集的书从头读到尾了。

这是一件令人感到羞愧的事情。毋庸置疑，在新闻调查领域，出版于 1904 年的《标准石油公司史》是有史以来最优秀的著作，尽管它的名字并不那么引人注目。

在经过艰辛的研究和创作后，这本书终于得以问世。在 100 多年后的今天，1900~1905 年的这段时光似乎已经成为遥远的过去。然而在那个喧嚣的年代，这本书曾掀起了一场巨大的社会动荡：建立并摧毁了某些人的声誉，改变了公共政策，进而改变了美国的面貌。这是一个“敛财大亨”（robber barons）的时代，一些拥有权势的人勾结起来建立了更为强大的垄断帝国。然而，在西奥多·罗斯福执政初期，美国出现了一批具有奉献精神精英新闻记者和出版商，他们致力于揭露那些经济巨头的卑劣行径。

《标准石油公司史》是一本具有代表性的作品，它记载了一段深植于这段非凡时期中的冲突，展示了美国一位最著名的新闻调查记者如何运用无可比拟的写作技巧对抗当时最贪婪、最有权势的超级富豪。这位新闻调查记者叫做艾达·塔贝尔（Ida Tarbell），是《麦克卢尔杂志》的特约撰稿人。作为一名才华出众和个性鲜明的女性，她在那个男性统治新闻业的时代努力地工作。出生于破裂家庭的企业界大亨约翰·D·洛克菲勒（John D. Rockefeller）建立了一个“黑金”帝国，并且成为那个镀金时代最富有的

人。凭借过人的头脑和坦率的性格，洛克菲勒成为全美最强大的企业托拉斯——标准石油公司的领导者。“托拉斯”（trust）这个词现在已经过时，而只是作为“反托拉斯”（antitrust）一词的一部分出现。

塔贝尔撰写的这本书最初以杂志专栏文章的形式出现。这本书给塔贝尔带来了名气，而且形成了一种名为“黑幕揭露”的新闻报道形式。她成了无数新闻记者的偶像。尽管时间已经过去了一个多世纪，但她的著作仍然是新闻工作者如何独立揭露黑幕行为的一个典范。更重要的是，由于塔贝尔的揭露文章，洛克菲勒如日中天的声誉永远地失去了光辉。查尔斯·R·莫里斯（Charles R. Morris）在他的文章中表达了历史学家们的共识，那就是“塔贝尔的分析完全主宰了人们对洛克菲勒以及他崛起过程的理解”。由于塔贝尔研究并撰写了一部伟大的著作，人们对洛克菲勒的看法改变了。哥伦比亚大学的一位历史学教授艾伦·内文斯（Allan Nevins）写过一本言辞较为友善的洛克菲勒传记，但他也赞扬了塔贝尔。尽管洛克菲勒拒绝在公共场合谈论塔贝尔，但他曾私下对一名员工说过，他自己的儿子对标准石油公司的了解“主要是阅读了塔贝尔的书留下的记忆，仅仅间或夹杂着一些自己口述的事实”。

拜读塔贝尔揭露标准石油公司黑幕的著作有一种不寻常的感受。从很多方面看起来，这本书似乎更像是昨天才完成的，而不是在100多年以前。萨姆·沃尔顿（Sam Walton）的沃尔玛和比尔·盖茨（Bill Gates）的微软等商业帝国中显露出来的压制性竞争，正是洛克菲勒的标准石油公司当年行径的真实写照。

塔贝尔的著作在我个人的事业中也产生了极为重要的作用。我自1969年开始从事新闻调查写作，曾经仔细地研究过她的这本著作。之所以这么做，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我在担任新闻调查记者和编辑协会（IRE）执行理事的同时还兼任该机构新闻部的发言人。新闻调查记者和编辑协会依托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而建，为美国乃至全世界成千上万名会员服务。面对一家披着神秘面纱的公司及其行事隐匿而权势强大的总裁，塔贝尔收集相关信息时所使用的技巧使我领悟到，一个有才华且执著的新闻记者能够通过阅读政府文件、法律诉讼文件，以及采访企业内外知情人来洞悉事物的本质。塔贝尔的工作方法使我在新闻调查记者和编辑协会工作的时候能够为全世界的新闻调查记者提供相关的培训。

本书将人物传记和生动的描述融为一体。如果不对洛克菲勒和塔贝尔的

生活进行研究，我们将很难有效地进行如此生动的叙述。以往的作家曾按照时间顺序记叙了塔贝尔（1857 ~ 1944）和洛克菲勒（1839 ~ 1937）的一生，但是没有人曾用整整一本书的篇幅来描述二者之间那场史无前例的冲突。

塔贝尔的生平不像洛克菲勒的那样得到频繁且详尽的记叙。仅有两本书对她的生平进行了深度的报道——一本是她自己撰写的事实准确但内容有所选择的自传《全天工作》（*All in the Day's Work*），另一本是凯思琳·布拉迪（Kathleen Brady）撰写的《艾达·塔贝尔：一个黑幕揭发者的肖像》（*Ida Tarbell: Portrait of a Muckraker*）。布拉迪曾引用过塔贝尔的同事雷·斯坦纳德·贝克尔的一句话，“任何试图描写艾达·塔贝尔生活的人都会面对如何描述美德和善行的问题”。布拉迪这样告诉她的读者：“事实的确是这样的，但真正的挑战是试图解释一个谜。”她还引用了塔贝尔自己的话：“我常常发现向自己解释自身的行为是一件相当困难的事情，而且我也很少进行这种尝试。”布拉迪还曾写道：“她极少接近其他人，并且那些最了解她的人都早已去世。”

最近，有几位学者唤起了人们对塔贝尔作品的注意。1994年，艾伦·F·费茨帕特里克（Ellen F. Fitzpatrick）编著了丛书《黑幕揭露：三篇里程碑式的文章》（*Muckraking: Three Landmark Articles*），关注由塔贝尔、林肯·斯蒂芬斯（Lincoln Steffens）和雷·斯坦纳德·贝克尔在《麦克卢尔杂志》上发表的黑幕性文章。1996年，小罗伯特·C·科彻斯伯格（Robert C. Kochersberger, Jr.）编著了《不止是一位黑幕揭露者：艾达·塔贝尔作为新闻工作者的一生》（*More Than a Muckraker: Ida Tarbell's Lifetime in Journalism*），该书收录了塔贝尔一系列公开发表过的文章。

在众多记载洛克菲勒生平的书，我们首先要提及的是罗恩·彻诺（Ron Chernow）所著的《泰坦》（*Titan*），该书于1998年出版。彻诺的书中描写塔贝尔和洛克菲勒之间对抗的那一章名为“复仇天使”，这个天使指的就是塔贝尔。在彻诺之前所出版的传记中有一些客观的事实、分析和结论，但也存在着一些偏见。例如，在1953年出版的《权力研究：约翰·D·洛克菲勒，实业家和慈善家》（*Study in Power: John D. Rockefeller, Industrialist and Philanthropist*）一书中，艾伦·内文斯多多少少像是在给洛克菲勒辩护。艾伦·内文斯在哥伦比亚大学发表的文章中有大量关于洛克菲勒作为个人和作为企业领袖以及塔贝尔的重要原始资料。

洛克菲勒的所有传记都提到了塔贝尔那些揭露性文章所带来的影响。约

翰·T·弗林(John T. Flynn)于1932年出版的著作是最早的这类传记之一,他将塔贝尔的书称为“历史性叙述和控诉的混合体,没有一个批评家能够指责塔贝尔没有进行认真的调查,因为在她的著作中到处都留下了调查细致入微的痕迹”。弗林将塔贝尔史诗般的著作评价为“美国作家撰写的同类作品中的翘楚”。

大卫·弗里曼·霍克(David Freeman Hawke)撰写的洛克菲勒传记出版于1980年,他对塔贝尔著作的评价为:“在美国历史上,仅有3部作品不仅超越了前人的文学水平,而且拥有足以塑造历史的强大力量。第一部是托马斯·潘恩(Thomas Paine)的《常识》(*Common Sense*),第二部是哈里特·比彻·斯托(Harriet Beecher Stowe)的《汤姆叔叔的小屋》(*Uncle Tom's Cabin*),第三部是艾达·塔贝尔的《标准石油公司史》。”

洛克菲勒1909年出版的《洛克菲勒回忆录》(*Random Reminiscences of Men and Events*)尽管很简短并且省略了很多重要的内容,但它仍然提供了一个让人了解他思想和性格的途径。

创作本书的一个挑战是,在展示塔贝尔对她所处年代的重要性,以及她的生活与现代读者之间的相关性的同时不可言过其实。而对于洛克菲勒而言,他所拥有的财富和他的商业行为使他对他那个时代的重要性以及他的生活与现代读者之间的关系更加为人所知,并且很难被夸大其词。在出版的关于石油工业的普通书籍中,《战利品:对石油、金钱和权力的伟大探索》(*The Prize: The Epic Quest for Oil, Money, and Power*)是最有见地的作品之一,其作者丹尼尔·尤金(Daniel Yergin)曾写道:“洛克菲勒是打造石油工业过程中最重要的一位人物,而且也可以这么评价他在美国工业发展史和现代企业崛起的过程中所起到的作用。”尤金还把洛克菲勒列为“最可恶、最受人谴责的美国企业家——一方面因为他是如此的残酷无情,另一方面因为他是如此的所向披靡”。

与洛克菲勒在标准石油公司办公室里所取得的成就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他的私人生活比塔贝尔的更加难以讲述。塔贝尔写过上千封信函、上百篇杂志和报纸文章,以及包括《标准石油公司史》在内的诸多著作,而且在美国曾经长期公开巡回演讲。所有这些信息几乎都被完好无损地保存下来,使得传记作家可以很好地了解她的想法。在她讲述自己的想法和感受时,她的意识里显然不包括她对后代的看法。与之相比,洛克菲勒极少记下他的想法和

感受，在公众面前也很少展示自我。他仅仅留下他在 60 多岁时所写的一本回忆录。他出版这本书的主要目的，是在塔贝尔的调查摧毁了他的声誉之后为自己进行辩护。这本回忆录内容不够广泛，也不够深入，且不真诚。十年之后，洛克菲勒参加了很多次《纽约夜生活》（*New York Evening World*）的一名记者威廉·O·英格利斯（William O. Inglis）所主持的访谈。他们谈论的主要内容都是为了达到洛克菲勒自己的目的。英格利斯保留的很多材料很明显是基于洛克菲勒错误的记忆和他年过八旬为自己所作的辩解。

对以往的资料进行评估仅仅是一名传记作家工作职责的一部分，另一个职责是保证研究成果的正确性。传记作家往往会夸大他们作品中人物生活的重要性。夸大其事的一种微妙方式就是简略。任何单一的因素——贪婪、傲慢或理想主义——都不能解释任何人的想法和行为。那些将他们的描述建立在单一因素基础之上的传记作家都犯了简略的错误，读者在阅读他们的作品时应当持怀疑的态度。

也就是说，那些激励塔贝尔年复一年直至 20 世纪 40 年代（那个时候她已经 80 高龄了）进行抗争的诸多因素中最重要的一个，简单地说就是：找寻并传播关于政治、经济和社会事件真相的激情。她深信，这些研究能够接近事实的真相。在写作揭露洛克菲勒的文章之前，她研究过拿破仑和林肯的生平。由这些研究而提炼出来的专著使她确信，有关这些强权人物的行为和动机的真相是能够被发现的。她坚信，真相应该得到传播并能加速有意义的社会变革。

塔贝尔对洛克菲勒的研究使她相信，善和恶能同时存在于一个人身上。给洛克菲勒简单地贴上“好人”或“坏人”的标签可能是传记研究本身的一个错误。虽然在描述洛克菲勒的生平时，塔贝尔有时候是冷酷无情的，但她没有犯这个错误：她没有将他的成就歪曲到“好人”或“坏人”这类带有情绪化的窠臼中去。事实上，她把她揭露文章的最后一篇命名为“标准石油公司正当的伟大”。

洛克菲勒给塔贝尔带来了巨大的挑战。不像拿破仑和林肯，洛克菲勒当时还活着而且正处于权力的顶峰。他无意让一个新闻记者——而且是一介女流——来质问他聚敛和使用财富的方式。然而，塔贝尔最大的障碍既不是她的性别，也不是洛克菲勒的反对，而是 20 世纪初新闻业中的行规。她通过使用散落在全美各地成百上千份文件来调查标准石油公司和洛克菲勒，然后通

过采访公司的高管、竞争对手、政府监管者以及过世或健在的学术专家来丰富自己的发现。换句话说，她提出的现在被称为调查性研究的方法在 1900 年根本就不存在。确实，她发明了一种新的新闻形式。《打败洛克菲勒》浓缩了两个原本不可能是对手的双人传记，此书应该感谢塔贝尔创立的新闻业惯例。

塔贝尔的代表作《标准石油公司史》影响到了美国最高法院——这个机构负责肢解跨国垄断——以及社会公众的观点，而洛克菲勒的名望也在社会公众那里土崩瓦解了。直到 21 世纪，还没有新闻记者的揭露文章能够肢解沃尔玛或者微软，也不能让山姆·沃尔顿或者比尔·盖茨丧失他们半神半人的声望。不过，大量的新闻记者已经深入研究这些当代的垄断企业和主宰它们的创立者，他们相信公开出版的成果也许能够接过《标准石油公司史》一书的衣钵。

今天进行创作的新闻记者拥有的各种有利条件远远超过了塔贝尔的时代。他们工作在新闻调查已经被确立为惯例的环境中，背靠有巨大预算支出的新闻公司。塔贝尔缺乏指引她的惯例，当她开始工作的时候，出版商塞缪尔·西德尼·麦克卢尔（Samuel Sidney McClure）的杂志和分立出来的图书公司几乎从来都是资不抵债。

但是，塔贝尔坚信真相是能够让世界变得更加美好的手段，并创立了新的新闻技巧来实现她的目标。关于她如何做到这一点以及洛克菲勒和标准石油公司如何在她的人生轨迹中终结的传奇故事现在正式开始上演了。

前言 / V

第一章 艾达·塔贝尔：油田掩映下的儿童时代 / 1

第二章 约翰·洛克菲勒：伴随石油崛起的青年时代 / 17

第三章 南北战争：躲避在石油外壳下的洛克菲勒 / 33

第四章 上升年代：日渐成熟的洛克菲勒 / 55

第五章 迅速成长：标准石油公司的扩张 / 81

第六章 初次交锋：『老处女』艾达的困惑 / 97

第七章 远离克利夫兰：艾达远赴巴黎、洛克菲勒的纽约新总部 / 119

第八章 《麦克卢尔杂志》：艾达一生最重要的事业平台 / 139

第九章 拿破仑的传记：回到纽约的艾达、无法遏制的标准石油公司 / 155

第十章 发掘遗骸：传记作家艾达·塔贝尔 / 165

第十一章 发现『商业拿破仑』：启动对标准石油公司的调查 / 177

第十二章 调查商业巨兽：挑战『标准石油帝国』 / 193

第十三章 曝光：世界属于洛克菲勒 / 211

第十四章 人格问题：商业变革需要塔贝尔 / 221

第十五章 点燃引信：《标准石油公司史》引发的一切 / 233

第十六章 余生：衰老而坚持的两个人 / 245

后记 / 258

致谢 / 262

第一章

艾达·塔贝尔：油田掩映下的儿童时代

艾达·塔贝尔的童年时光是在油田度过的，她的父亲是个石油事业的开拓者。美国第一口油井在宾夕法尼亚州的泰特斯维尔镇被发现，塔贝尔去那里进行了一次短途旅行后，就逐渐变得成熟起来。虽然其他的新闻记者可能也有向世界上最大的公司宣战的勇气，但毫无疑问，没有一个人像她一样在年轻的时候就受到洛克菲勒商业行为如此深刻的影响。

当美国内战使国家面临被分裂的危险时，塔贝尔的母亲怀上了她。她的父亲叫富兰克林·萨姆纳·塔贝尔，他身材消瘦，长着一对蓝眼睛，留着铲形的胡子，有时会戴假发来遮住他过早就出现的秃顶。他走起路来步伐轻快，有着令人吃惊的冷静头脑，这种冷静可能来源于一种强烈的宗教本性。他会无缘无故地发怒，事先毫无征兆，也不针对具体的人和事，这让人感到胆战心惊。不过，绝大多数时候，塔贝尔的父亲有着令人印象深刻的机智和幽默，这让他很受大人和孩子们的喜欢。他喜欢钓鱼（但不喜欢打猎），爱好探索不为人知的荒原，后来又迷上了亨利·斯坦利（Henry Stanley）非洲探险的故事。

1857年，当他的妻子艾斯特怀上艾达的时候，他到艾奥瓦州去寻找一片新天地，这样他们能够在这个国家里找到一个比宾夕法尼亚西北部地区经济上更稳定的地方开始新生活。那个时候，艾奥瓦成为美国的一个州才11年，而且富兰克林认为，与其继续待在贫瘠的宾夕法尼亚农场上，还不如去西部肥沃的黑土地上好好干一场。他内心的小算盘打的是，来自农场的收入，加上当老师和焊接工挣得的钱，已足以养活一家人了。

想离开东部地区到遥远的西部寻找机会的人，又岂止塔贝尔一家。洛克

菲勒一家早在 1853 年就从纽约州的北部搬到了俄亥俄州，那时洛克菲勒才 14 岁。对一些移民来说，经济上的困境是促使他们采取搬迁行动的最后因素。另一些人对废奴运动表示同情，而且感觉从道德上或者政治上有责任离开那些允许实行奴隶制的州。但是，对于包括富兰克林·塔贝尔在内的一些移民来说，这种不安分是有违常识的。塔贝尔一家打算移民艾奥瓦州的计划让邻居们困惑不解，因为这趟行程非常艰辛。虽然生活条件比较艰苦，但是宾夕法尼亚人毕竟还没有挣扎在饥饿的边缘。

然而，常识往往敌不过追求更美好未来的愿望。但是，当富兰克林·塔贝尔遇到艾斯特·安娜·麦卡洛的时候，18 世纪 50 年代初宾夕法尼亚西北部农村的未来并不十分光明。他们在 1856 年 4 月 17 日结为伉俪，两人精心筹划着他们的生活。那一年他们都是 26 岁。艾斯特在一年之内就怀上了艾达。她和富兰克林都想为这个未出世的孩子谋求超过在宾夕法尼亚哈奇霍勒（Hatch Hollow）生活水准的机会。实际上，一听他们居住地的名称就知道这是个地方。确实，小小的十字路口四面只有一所学校、一座教堂、一家锯木厂和一家奶油店。

艾斯特出生在纽约州的诺威奇。在父亲沃尔特·罗利·麦卡洛的坚持下，小时候她和哥哥、弟弟还有两个妹妹一起搬到了宾夕法尼亚的西北部。当这个家庭的规模不断扩大的时候，她父亲开始寻找新的农业和商业机会。沃尔特是新罕布什尔州人，他娶了出生在纽约的莎拉·斯科维尔·西伯里。艾斯特的另一个妹妹后来也搬到了宾夕法尼亚的西北部。

艾斯特小时候很喜欢听妈妈讲自己家族的辉煌故事：“记住，你的父亲来自苏格兰历史悠久且受人尊敬的麦卡洛家族，他的母亲来自沃尔特爵士家族的罗利分支。我自己是西伯里家族的人。我了不起的舅舅是圣公会在美国的第一个主教。我的母亲是威尔士人，她的父亲是乔治·华盛顿的幕僚。”艾斯特最终会一字不漏地把这个故事告诉自己的女儿艾达，这一点在艾达的自传中已经有所提及。

这笔令人自豪的遗产足以消弭陋俗，使这个家族的女性也能接受良好的教育，而不仅限于家族中的男人。实际上，艾斯特上过一家位于纽约州波基普西的寄宿制学校，也上过一所麦卡洛在宾夕法尼亚家附近的私立学校。到了 18 岁，她学过的课程足以让她成为爱米蒂小镇学校里一名能教授数学、地理、阅读、写作和语法的合格老师。这在女性文盲率超过 50% 的年代里是一

个了不起的成就。

作为一名学校老师，艾斯特赚得的收入只有同等男性的 1/4。从事低收入的工作往往是未婚女性的命运。艾斯特的一些朋友和熟人把结婚当做逃避这些低工资苦差使的一种办法。艾斯特在婚姻中找到了其他的好处，但是，她同意很多妇女以及一些开明男性的看法——如果女性从事和男性一样的工作，就应该获得同样的报酬。

与同时代的人不一样的是，艾斯特不仅关心男女同酬，而且还关心财产所有权和投票问题。她关注知识女性先驱伊丽莎白·凯迪·斯坦顿（Elizabeth Cady Stanton）和卢克雷蒂娅·莫特（Lucretia Mott），还关注 1848 年在纽约塞尼卡福尔斯（Seneca Falls）召开的妇女权利大会上的讨论。她想尽各种办法追踪早期女权主义者作出的后续努力，后来通过像全国妇女忠诚派同盟（Woman's National Loyal League）这样的组织与苏珊·安东尼（Susan B. Anthony）走到了一起。

当女权运动的目标不断扩大时，女权主义者和废奴主义者联合起来，为终结奴隶制而共同奋斗。正如历史学家艾伦·卡罗尔·杜博瓦（Allen Carol DuBois）在她的著作《女权运动和选举权：美国独立妇女运动的出现（1848 ~ 1869）》（*Feminism and Suffrage: The Emergence of an Independent Women's Movement in America, 1848 ~ 1869*）中所阐述的那样，这个联盟是个完美的结合。人数相对较少却赞成参与政治的妇女们主张废除黑人奴隶制度，而不仅限于结束自己作为二等公民的地位。

艾斯特·塔贝尔敏锐地意识到，作为孩子的母亲和家庭主妇，她所付出的劳动不会得到报酬。她也知道，根据她和富兰克林居住地的情况，州法律可能会把她定义为经济上不能独立的人，对她丈夫的收入和有形财产都没有权利。但是她想要孩子。一旦富兰克林在艾奥瓦州发现了有前途的机会，她就愿意搬到那里去把孩子们养大。

艾斯特和富兰克林都能很好地理解对方，能像搭档一样轻松地讨论这个困难的决定。他们知道搬到艾奥瓦州是一件令人心身疲惫的事。在 1857 年，横贯大陆的铁路旅行还不可行，马车旅行也十分困难，而且对于孕妇来说危险可能更大。离开父母，离开兄弟姐妹，离开朋友，都令人伤感。但是，艾斯特相信富兰克林一定能完成这次旅行，并为日后自己与他会合找到办法。

富兰克林·塔贝尔出生在纽约州的牛津（Oxford），距艾斯特的出生地只

有 10 英里。他在三个男孩中排行老二。在 8 岁的时候，他的母亲去世了。他父亲后来再婚，于是他有了两个同父异母的弟弟和一个同父异母的妹妹。

长大后，富兰克林成为一个独立且充满自信的人。在定居宾夕法尼亚后，他成了一名教师，还凭借一份开着货船到阿勒格尼河、俄亥俄河和密西西比河沿岸送货的工作来养家糊口。这些工作为他提供了大量的旅行经历，还有说不尽的故事与家人一起分享。他在河道的驾驶工作经常是在恶劣的天气条件下进行的，在没有冰箱的年代里他靠着船上难以下咽的饭菜维持生活。这一切为他艰苦的长途跋涉准备了强健的体魄和坚强的个性。

因此，这对夫妻决定艾斯特留下，富兰克林一人先去艾奥瓦。他最终在艾奥瓦最南端的地方找到了一块中意的土地，这块地紧靠密苏里北部的边界。为了吸引定居者不仅迁往艾奥瓦，还迁往密西西比河西部无人定居的地区，美国政府低价出售土地，或者干脆白送土地。结果，从 19 世纪 40 年代到 50 年代，大概有 3 600 万英亩的土地在艾奥瓦被开垦出来。

当富兰克林·塔贝尔 1857 年到达这里的时候，艾奥瓦的人口已经超过了 60 万，这个数字至少是 11 年前艾奥瓦成为美利坚合众国一部分时人口的 6 倍。像富兰克林一样，很多定居者来自宾夕法尼亚，还有相当数量的定居者来自俄亥俄、印第安纳和伊利诺伊，少部分人来自弗吉尼亚、北卡罗来纳、田纳西、肯塔基和密苏里。

19 世纪 50 年代后期，艾奥瓦的生活是相当艰苦的，甚至还有生命威胁。最能说明问题的一点就是这些新来的白人和当地的印第安人之间一触即发的紧张关系。由于政府的欺骗和一些治安团体的暴力，印第安人丧失了他们世代的家园而颠沛流离。1854 年，一个名叫亨利·劳特的商人谋杀了一户印第安苏人^①。被害者家族的一位兄弟扬言要血债血偿。富兰克林·塔贝尔到达艾奥瓦的那一年，苏人实施了他们的复仇计划。这些人在一个寒冷的冬天袭击了一个定居点，34 名定居者丧生，后来这被称为斯皮里特莱克大屠杀（Spirit Lake Massacre）。

除了争斗，日复一日的生活也相当艰难。定居者们发现，在寒冷的冬季很难保暖。他们的单间小木屋是用 7 英尺高的木头草草搭建起来的，这顶多提供了一个拥挤不堪的栖身之所。单间小木屋一般长 18 英尺，宽 16 英尺。

^① 苏人：美洲土著印第安人的一支。——编者注

这种建筑物抵御严寒的能力实在糟透了。替代木屋的土坯房也很少奏效。那些保存下来的日记和寄给东部地区友人的信件向我们讲述了一家人在冰冷的夜晚为了不被冻伤或冻死而蜷缩在一起的场景。

因为急于为妻子和他们未出世的孩子盖一座舒适的房子，富兰克林·塔贝尔在锯木厂谋了个差使，用赚来的钱支付盖房子的材料。他寄回哈奇霍勒的信中传递着一种难以抑制的激情。他描绘了那里一望无际的天空、广袤无垠的草原、五颜六色的鲜花、数不胜数的鸟儿（花和鸟的品种与东部地区不一样）以及那些赶着马车奔向更遥远西部的人们迸发出来的豪情和兴奋。虽然内战即将爆发，但是定居在艾奥瓦的人们看起来爱好和平，而且不辞辛劳，努力工作。一切看起来都欣欣向荣。

随着19世纪50年代预付邮票的出现，邮递服务变得日趋成熟，像富兰克林·塔贝尔这样的定居者也能够经常和家里的人进行交流，尽管速度很慢。富兰克林写信给艾斯特，告诉她准备在8月份出发。他相信，他们可以安排好这次旅程——几百英里的路程——可以靠马车来完成，这样不会造成流产或早产。如果一切进展顺利，艾达·塔贝尔就可能降生在这片平原上。

不过，事实上艾达并没有出生在艾奥瓦。就在富兰克林打算回到宾夕法尼亚去接妻子的时候，定居地的经济状况一落千丈。1857年的夏季和秋季，一系列超出单个家庭能够控制的局面，比如农业收成欠佳和商业过度扩张，导致东海岸地区出现了接连不断的银行破产。消费恐慌和商业恐慌接踵而至。由于没有国家银行、没有联邦政府的监管、没有充足的现金储备，银行开始对个人账户违约。塔贝尔一家就是千千万万不能取回存款的家庭之一。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土地投机者的教唆下，像富兰克林·塔贝尔这样的开拓者也要对这些金融崩溃事件负责。定居者大规模向西部搬迁导致了对土地的大量需求，原先的土地供应早就用光了。在那些想通过低价买进然后高价卖出赚取丰厚利润的投机者的煽动下，土地交易的二级市场出现了。新来的农民购买的土地要远远高于他们打算使用的规模，进而导致情况变得更加复杂。他们这么做的目的在于规避土地价值下跌的风险。因为一旦他们种植的玉米、大豆、小麦以及其他作物耗尽土地肥力的时候，土地价值的下跌将在所难免。很多拥有土地的人被节节攀升的土地价格冲昏了头脑，纷纷参与土地投机，将他们的农场、牧场和种植园统统抵押出去。当土地价格下降和抵押贷款到期的时候，无法避免的违约事件促使铁路经营者、银行家以及

形形色色的抄底者乘虚而入，以低价获取了土地。现金变得奇缺起来，定居者开始私藏他们微薄的积蓄，这在制造商、批发商和零售商中间造成了连锁反应。这些人开始解雇工人，进一步加重了危机。

如果塔贝尔一家在国家经济下滑之前就定居在艾奥瓦，他们可能平安地度过这场银行危机——艾奥瓦在1857年还没有建立银行，因此他们不得不把钱存在别的地方。相反，富兰克林发现自己被束缚在艾奥瓦，而艾斯特在千里之外，无法取回他们的积蓄。

当1857年11月5日艾斯特生下艾达的时候，骨瘦如柴的富兰克林仍然没有回到家乡。艾斯特的父母竭尽所能地满足她的需要。幸运的是，艾达是个健康的婴儿，艾斯特住在她父母铺着橡木地板且具有科德角风格的房子里，生活中的一切都上了正轨，井井有条。梨树和枫树装点着这片庄园。一家人的生活主要靠经营一家牛奶场和饲养一些家禽来维持。

正当艾斯特和艾达等着富兰克林来接她们的时候，更大的事件发生了，这些事件将以一种难以察觉的方式影响这个家庭。1857年因被看做不断膨胀的仇恨年代而在美国19世纪的历史上备受瞩目。有关国家政策的争论和日常新闻暴露出天主教移民中存在着严重的偏执情绪。结果，在美国那些人满为患、疾病丛生的城市地区，人们之间变得日益对立起来。历史学家肯尼思·斯坦普（Kenneth Stampp）在《1857年的美国：处于悬崖边的国度》（*America in 1857: A Nation on the Brink*）一书中，对以前掌控宗教生活的新教徒攻击日渐成势的少数派天主教徒的情景进行了评论。他写道：“对一些更歇斯底里的本土主义者（新教徒）而言，每一个新教徒移民都是罗马教皇的代言人。”当更粗暴的本土主义者抗议新来者的选举权时，巴尔的摩和路易斯维尔两地的选举日骚乱爆发了。

种族上的褊狭不仅针对南部州的黑奴，同样也针对北部州的自由黑人，这使美国面临着被分裂的危险。一位来自伊利诺伊的名叫亚伯拉罕·林肯的律师开始了他的政治生涯。他的政治工具，即新成立的共和党，是一个北部联盟，这个联盟反对奴隶制以合法的方式渗透进那些准备以完全资格加入联邦的地区。

一年以前的1856年，共和党向白宫发起了第一次尝试，他们提名探险家约翰·弗里蒙特（John C. Fremont）为总统候选人。更具实力的民主党人通过提名詹姆斯·布坎南（James Buchanan）而赢得了选举的最终胜利。除了南部